

文學研究法

四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京師優國文講義 一冊 一元半

中華民國文字源流 一冊 紙面三角 布面四角

中文字源流參考書 一冊 四角

國語學文法要略 二冊 紙面各六角 布面各七角

馬氏文通 二冊 一元半

國語定 中等國文典 一冊 一元

國語師範國文典 一冊 六角

漢文典 二冊 大本一元 小本八角

中國文典 第一編 二角半

丙又(311)

中華民國七年七月初版

(文學研究法四冊)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桐城姚永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武昌長沙重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
廈門廣州潮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
梧州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文學研究法卷四

桐城姚永樸仲實

剛柔

自易賁卦彖傳言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說卦傳又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文章之體之本於陰陽剛柔。其來遠矣。顧後世文學家未有論及此者。惟宋書謝靈運傳論言志動於中。歌詠外發。嘗推本於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劉彥和文心雕龍鎔裁篇云。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皆以此爲言。而未暢厥旨。及惜抱先生答魯絜非書。言之乃詳。其說曰。竊聞天地之道。陰陽

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人其時。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惝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一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

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笙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義理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度。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而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篇中言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恐世之淺者藉口。以獷悍爲陽剛。以靡弱不振爲陰柔也。其言一有一絕無。不可言文者。蓋陰陽剛柔之分。亦言其大概而已。必剛柔相錯而後爲文。故陽剛之文。亦具陰柔之美。特不勝其陽剛之致而已。陰柔亦然。止可偏勝。而不可以絕無。禮記樂記云。剛

氣不怒。柔氣不懾。正以此。是後曾文正公演之。析而爲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四象。以氣勢爲太陽之類。趣味爲少陽之類。識度爲太陰之類。情韻爲少陰之類。其分古近體詩。亦欲爲四屬。而別增機神一類。然所鈔十八家五言古詩。乃刻四類字。朱印本詩下。曰氣勢識度情韻與文同。曰工律與文異。而無機神之說。蓋仍用四類也。

見吳肇甫記古文四象後

至論各

類所宜。謂陽剛者氣勢浩瀚。陰柔者韻味深美。浩瀚者噴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論著詞賦奏議哀祭傳誌敘記宜噴薄。序跋詔令書牘典志雜記宜吞吐。其一類中微有區別者。如哀祭雖宜噴薄。而祭郊社祖宗則宜吞吐。詔令雖宜吞吐。而檄文則宜噴薄。書牘雖宜吞吐。而論事則宜噴薄。論文境之妙。謂陽剛之美。莫要於雄直怪麗四字。陰柔之美。莫要於茹遠潔適四字。而各爲之贊。於雄字曰。劃然軒昂。盡棄故

常跌宕頓挫。捫之有芒。於直字曰。黃河千里。其體仍直。山勢如龍。轉換無迹。於怪字曰。奇趣橫生。人駭鬼眩。易元山經。張韓互見。於麗字曰。青春大澤。萬卉初葩。詩騷之韻。班揚之華。於茹字曰。衆義輻湊。吞多吐少。幽獨咀含。不求共曉。於遠字曰。九天俯視。下界聚蚊。寤寐周孔。落落寡羣。於潔字曰。允意陳言。類字盡芟。慎爾褒貶。神人所監。於適字曰。心境兩閒。無營無待。柳記歐跋。得大自在。並記論古今文家得陽剛之美者。曰莊子。曰揚雄。曰韓愈。曰柳宗元。得陰柔之美者。曰司馬遷。曰劉向。曰歐陽修。曰曾鞏。尺牘又嘗言文章以氣象光明俊偉爲最難能而可貴。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曠野。如樓伏大江。坐明窗淨几之下。而可以遠眺。如英雄俠士。裼裘而來。絕無齷齪卑鄙之態。此三者皆光明俊偉之象。文中有此氣象者。大抵得於天授。不關乎學術。自孟子韓子而外。惟

賈生及陸敬輿蘇子瞻得此氣象爲多。

鳴原堂論文

據此則光明俊偉乃陽

剛之勝境。孟賈韓固得陽剛之美。而陸蘇殆其亞也。又言知道者時時有憂危之意。其臨文亦然。仲尼稱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蓋深有見於前聖之危心遠慮。而揭其不得已而有言之故。卽夫子之釋中孚二同人五等七爻。咸四困三解上等十一爻之辭。抑何其惕厲而深至也。蓋飽經乎世變之多端。則常有跋前疐後之懼。博識乎義理之無盡。則不敢爲臆斷專決之辭。自孟子好爲直截俊拔之語。已不能如仲尼之謙謹。而況其下焉者乎。後世如諸葛武侯之書牘。紆徐簡遠。差明此義。而曾子固亦有宛轉思深之處。外此則詞與義俱盡。尙何謙謹之有哉。或詞之所至。而此心初未嘗置慮於其間。又烏知所謂憂危者哉。

筆記

據此則憂危謙謹乃陰

柔之勝境。南豐固全得陰柔之美。而諸葛公蓋亦其類也。案文正既以四象申惜抱之意。嘗選文以實之。而授其目於吳摯甫先生。其後摯翁刊示後進。並述張廉卿之言。又以二十字分配陰陽。謂神氣勢骨機理意識脈聲陽也。味韻格態情法詞度界色陰也。則充其類而盡之矣。至於惜抱先生復陳東浦方伯書云。當者立碎。此境似亦當屬陽剛。曾文正與吳南屏書云。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紙乃遲重絕倫。此境似亦當屬陰柔。夫陽剛陰柔二者。各擅所長如此。而世顧重視陽剛輕視陰柔者。管異之與友人論文書云。僕聞文之大原出於天。得其備者。渾然如太和之元氣。偏焉而入於陽。與偏焉而入於陰。皆不可以爲文章之至境。然而自周以來。雖善文者亦不能無偏。僕謂與其偏於陰也。則無寧偏於陽。何也。貴陽而賤陰。伸剛而絀柔者。天地之道。而人之所以爲

德者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聖賢論人。重剛而不重柔。取宏毅而不取巽順。夫爲文之道。豈異於此乎。古來文人。陳義吐辭。徐婉不失態度。歷代多有。至若駿桀廉悍。稱雄才而足號爲剛者。千百年而後一遇焉耳。甚矣陽之足貴也。然僕以爲是有天焉。有人焉。得天之剛。世亦無幾。其餘必進之以學。進之以學者。孟子所云以直養而無害是也。日蓄吾浩然之氣。絕其卑靡。遏其鄙吝。使夫爲體也常宏。而其爲用也常毅。則一旦隨其所發。而至大至剛之概。可以塞乎天地之間矣。如此則學問成。而其文亦隨之以至矣。取道之原。六經其至極也。而論其從入之途。則公羊國策賈誼太史公皆深得乎陽剛之美者。誠熟復之。當必更有所進耳。此篇頗足與姚曾之說相參。但管氏以太史公爲陽剛。與文正異。豈因其氣之雄奇趣之詭詭而

云然歟。若曾氏則又以其多頓挫之筆。跌宕之姿。嗚咽之聲。吞吐之致。皆得陰柔之勝境也。夫文正固嘗以太史公爲文家之王都矣。然則縱不能如孔子之渾然元氣。其於陰陽二美。亦庶幾備之。是以呂月滄輯吳仲倫古文緒論云。文章之道。剛柔相濟。史記及韓文。其兩三句一頓似斷不斷極多。要有灑氣潛行。雖陡峻亦寓綽。且自然恰好。所以爲風神絕世。文正日記又云。造句約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愜適。雄奇者。瓌瑋俊邁。以揚馬爲最。恢詭恣肆。以莊生爲最。兼擅瓌瑋恢詭之勝者。則莫盛於韓子。愜適者。漢之匡劉。宋之歐曾。均能細意熨貼。樸屬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強企。愜適者詩書醞釀。歲月磨鍊。皆可日起而有功。愜適未必能兼雄奇之長。雄奇則未有不愜適者。學者之識。當仰窺於瓌瑋俊邁恢詭恣肆之域。以期日進於高明。若施手之處。

則端從平實愜適始。又云。凡爲文用意宜斂多而侈少。行氣宜縮多而伸少。推之孟子不如孔子處。亦不過辭昌語快。用意稍侈耳。後人爲文。但求其氣之伸。古人爲文。但求其氣之縮。氣恆縮則詞句多澀。然深於文者。固當從這裏過。惲子居與紉之論文書云。古文從入之途有要焉。曰其氣澄而無滓也。積之則無滓而能厚也。其質整而無裂也。馴之則無裂而能變也。觀此數說。則陽剛之文。固難能而可貴。而學者從事於此。不能不先求平實愜適。及夫茹與潔者。是陰柔之文。必當研究。又可知矣。且惜抱先生卽歐公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避所短而不犯。並舉以告絜非。可知有此兩種辦法。所謂取異己者之長以自濟者。管氏進之以學一語。已得其旨。而曾文正與張廉卿書云。足下爲古文。筆力稍患其弱。昔姚氏論文有陽剛陰柔之分。二者畫然不相謀。然

柔和淵懿之中。必有堅勁之質。雄直之氣。運乎其中。乃有以自立。足下
氣體近柔。望熟讀揚韓各文。而參以兩漢古賦。以救其短。何如。亦取異
己者之長。以自濟之意也。然而人各有能有不能。若必難進於陽剛。惟
有用避所短而不犯之法。此亦非進之以學不可。是故惜抱先生評劉
子政戰國策序云。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冲溶渾厚。無意爲文。
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又與陳碩士書
云。所寄古文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必勉爲奇。但益求其醇厚。卽
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

奇正

昔莊周自稱其書。雖瓌璋而連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俶詭可觀。其
後揚子法言君子篇。遂有子長愛奇之語。韓退之送窮文。亦自稱其文

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柳子厚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謂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之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况僕耶。又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謂退之爲毛穎傳。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蘇子瞻書子由超然臺賦後。謂子由之文。詞理精確不及吾。而氣體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至於此文。則精確高妙。殆兩得之。而子由則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穩而已。由是觀之。古來文家。未有不以奇爲尙者。其故何哉。劉彥和嘗言之矣。文心雕龍神思篇云。夫神思方運。萬途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

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退之亦言之矣。答劉正夫書云。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是故爲文章者。說平實之理。載庸常之行。最難制勝。必力去陳言。標新領異。然後爲佳。古今文人好奇。其原因蓋在於此。雖然此種文字。雖極可喜。然非根本深魄力厚。而以驚悍之氣。噴薄之勢。恢詭之趣。崛強之筆。濃郁之辭。鏗鏘之調行之。必不能窺其奧窔。使初學而驟希乎此。其流弊可勝言乎。故文心雕龍定勢篇云。舊鍊之才。執正以馭奇。新學之士。逐奇而失正。蘇子瞻答黃魯直書亦云。鼂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士。當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

蓋出於不得已也。鼂文奇麗似差早。東坡言不得已三字形容最妙。此先生南行前集序。所以云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而與謝民師推官書。所以云文章之境。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也。莊子言己之書充實不可以已。下天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公滕文漢

書藝文志。謂齊韓詩傳。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皆深知此意者也。八家之文。惟韓公最奇。然李習之爲之祭文。旣曰開闔怪駭。驅濤湧雲。又必曰撥去其華。得其本根。皇甫持正爲之墓誌銘。旣曰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灩灩。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又必曰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李南紀作昌黎集序。旣曰汗瀾卓蹕。齋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

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又必曰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嗚呼。此公之所以能承八代之後。而振其衰。以返之於三代兩漢歟。考唐自貞觀以後。文士皆沿舊體。經開元天寶詩格大變。而文格猶然。迨元結獨孤及出。乃有意湔除。蕭穎士李華左右之。蓋復古之功。其來有漸。其後韓公繼起。乃臻極盛。然同時之士。惟子厚一人。足以肩隨。餘子往往不能無弊。是以新唐書韓愈傳云。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其徒李翱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蘇子瞻謝歐陽內翰書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四庫全書總目於李元賓集云。觀爲李華從子。以古文與韓愈相砥礪。其後愈文雄視百世。而觀文雕琢艱深。或格格不能自達。於歐陽行周集云。詹與李觀韓愈同年。